

對傳道人作制度化的工作評估是否應該？誰最適合評估傳道人的工作？



採訪：姚增智

溫哥華華人教牧同工團契主席陳明修牧師認為：「傳道人作制度化的工作評估是應該的。然而，我們不能用世俗的工作評估制度。世俗的工作評估目的是為了升級或待遇調整，為了令工作分配更有效，這些目的都不適合教會。傳道人的工作性質很難去評估，而且評估許多時候是很主觀的，往往跟傳道人的受歡迎程度搭上關係。因此，工作評估也不能用來作為按牧的參考。傳道人的工作評估目的，應該是為了幫助傳道人在事奉上和屬靈方面的成長。」

傳道人工作評估沒有一般會友直接參與的餘地，而且長老執事也非最適合的執行人選。執行傳道人工作評估的困難在於人人都有軟弱，很容易用上世俗的方法。一般會友可以向工作評估執行人反映意見，但不應該直接參與。長老執事執行工作評估，氣氛會緊張和敏感，容易引起對方誤會，也有可能演變成權力鬥爭。

傳道人工作評估的障礙在於評估人對傳道人的不熟悉，評估人本身的屬靈生命不夠獨立，以及雙方的溝通不夠好。最好邀請本教會以外，有名望和受人尊敬的長者任評估人。區會監督或有名望的退休牧師任評估人就最為理想了。作為過來人，他們可以體諒和明白被評估者的感受。作為一個局外人，他們與評估者沒有利益衝突，更能作出公正的評估。

傳道人工作評估的內容應該著重於幫助傳道人在事奉上和屬靈方面的成長。評估人可以幫助被評估的傳道人定下一年的目標。例如，讀經計劃或每星期福音音一次等等。一年以後再評估時，評估人和被評估者可以重溫一年前的目標，看看目標是否已經達到了。若沒有達到，討論和分析其中的原因，尋求解決的辦法。例如，若是被評估者太忙，需要人幫忙，可以邀請外面的講員來講道。

傳道人工作評估最好是自發性的，否則評估是很表面的。工作評估是傳道人得到幫助和造就的好機會。同時，對教會事工也可以有幫助。例如，傳道人沒有甚麼傳道人的恩賜，但他們有探訪恩賜。可以多邀請外面的講員來講道，傳道人可以在探訪方面發揮其恩賜。完全不能適合工場的需求，傳道人便應該考慮知難而退。

傳道人的工作評估

若教會決定對傳道人的工作進行評估，如何執行較為適合？

安省士嘉堡華人宣道會長老趙善基先生認為：「在教會中的任何工作評估，最終的意義是要反思和檢討教會的整體屬靈健康和質素。在執行傳道人工作的評估上，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執事會為傳道人作工作評估，(二)主任牧師對其下屬的工作評估。」

在第一個層面上，制度化的工作評估是否適合？不能一概而論，要視乎每間教會的個別情況。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會眾的人口結構。假如一間教會的會眾，尤其是領袖和執事們，大多是工商管理人員，或任職管理階層，並對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有一定的認識，這樣的背景便有助於引入制度化工作評估。工作評估的客觀性和接受性便大大增加。反之，教會如缺乏這方面的背景，引入制度化的傳道人工作評估便可能帶來一些混亂，甚至有機會將原本的客觀制度演變成人身攻擊的工具。以芝加哥市郊的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為例：其運作模式與其會眾及當地主流文化非常配合，因此制度化的工作評估可能便大派用場；對於加國的華人教會，這一套是否適合華人文化呢？值得大家思考。

傳道人工作評估的執行形式方面，相信以傳道人每月向執事會呈交的工作報告為最有效的問責工具。藉此，執事會對傳道人的動向便更有系統地瞭解。

這個層面上的工作評估有不足之處和一些困難，主要是執事們的任期可能比較短暫，一至兩年是很常見的。因此執事對傳道人很少有全面的個人接觸和深入的了解。在第一個層面的工作評估上，相信教會一般會眾也有參與的空間。

第二個層面的工作評估補充了以上的一些不足，在這個較小的「圈子」中，主任牧師與傳道人有很多接觸機會及相似經歷。對於傳道人有更深的個人觀感。一個全面的工作評估，需要客觀性的機制，但也不能抹殺主觀意見的有效性。值得一提的是：執行評估工作，不仿以工人的角度和感受出發，例如：關心他們事奉中是否喜樂？是否得到足夠的支持等等。

孩童的成長特徵

張靄玲

孩子的弱點是注意力很短，不能分辨現實和幻想；他們富想像力，對事物有自己創意的解釋，故此他們可以同時相信有神和聖誕老人。我們不能除去這成長階段的特性，也不能即時澄清他們對屬靈及幻想的事的混淆。

神創造生命是要人類享受不同成長階段的好處，家長和老师要避免施加壓力於孩子身上。我們要像主一樣，有耐心地陪他們一步一步地成長。雖然孩子仍在求學階段，表面上似乎沒有甚麼貢獻，但在神眼中，他/她是個用重價救贖的完整生命。

(作者為多倫多俄雅道大學教授)

兒童工作者的事奉就是神的工作，老師藉著《聖經》，教導神的信息，但真正改變人生命的，乃全靠聖靈的能力。在同心事奉中，不只討神喜悅，更能經歷神信實的供應及引領，一同見證祂在各小孩生命中奇妙的作為，各人因而被激勵，在主裏互相建立，教學相長，信徒從事奉中得到的喜樂，實是難以形容。

(作者為安省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兒童青少年部牧師)

牧者心腸

陳孟賢

『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帖前三：8)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十七節至三章五節，描繪了保羅對帖撒羅尼迦信徒的想念之情。對親愛的弟兄姊妹，保羅難掩心中的牽掛。筆觸急轉，帖前三章六至九節就交待了保羅從提摩太的報訊中，得著安慰。在這段真情流露的說話裏，陳述了保羅在工作壓力和內心牽掛的雙重困逼下，因聽到關於帖撒羅尼迦信徒的好消息，得著振奮，正如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五節所刻劃的情境，也正如像哥林多後書七章五至七節所記載保羅另一次同類的經驗。

安慰，是一種『在逆境中發現正面價值』或『在逆境中被拯救脫離苦境』的經歷(參林後一：3~11)。保羅從帖撒羅尼迦信徒身上得到安慰，首先是因為他們持守了信仰上的成果，有信心帶來的行動表現(帖前三：6b, 7b)，又有愛心帶來的犧牲表現(帖前三：6b, 參帖前一：3)。帖前三章八節便更直接地指出保羅得著安慰的這方面原因。而保羅之所以能夠因帖撒羅尼迦信徒持守信仰成果而心懷告慰，乃由於信徒可否持定信仰？正是保羅一直以來牽腸掛肚的事情(帖前三：5)。

從帖撒羅尼迦信徒身上得到安慰，也因為保羅與他們之間存有深厚情誼，彼此想念(帖前三：6c)，這是一種個人感情連繫的因素。

所以，保羅從帖撒羅尼迦信徒身上得到安慰和心靈振奮之後，他為信徒代禱祈求(帖前三：10~13)，亦微妙地吻合著『個人感情連繫』與『信徒能否持定信仰』兩方面的關注。

保羅的新禱內容，第一就是因為個人感情聯繫而產生的團圓願望(帖前三：10a, 10b, 11)。保羅希望團聚，一方面是為了情緒上的滿足，正如《提摩太後書》一章四節也曾描述過保羅的內心狀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面對面相聚的時候，更有效地建立信徒(帖前三：10c)，包括用自己的言行風範來感染信徒(帖前三：12d)。保羅念念不忘要建立信徒的生命，就是要他們在信仰上持守成果和再長進(帖前三：13)，尤其是，保羅特別祈求神加添信徒彼此相愛的心和愛眾人的心(帖前三：12a、b、c)。

總括而言，保羅對弟兄姊妹的顯情，情深意長，是牧者心腸的榜樣，是帖撒羅尼迦教會得以成為馬其頓和亞該亞眾教會典範的其中一項助因(帖前一：7)。從歷史的角度回望，神實在使用了保羅成為初期教會的一份祝福。

(作者為多倫多俄雅道大學教授)



保羅編繪



Pray & Play

蔡貴恒

我愛看人，看戲，看話劇，但時間太少了，但還是看了 Andie Reu, Celtic Woman 和劍雪浮生。不看甚麼時可以去 McDonald、寫作、寫靈程日記，然後看人；接觸一下自己的心事，也接觸一下這世界。疲倦和有情緒時我會選擇電腦遊戲。當然，我也會上網尋找神學和寫作的材料。我是個有夢的人。我的興趣很多，因此我必需學習過有規律的生活，希望在活得實在時，能在基督裏，體會到生命的動感與深度。(作者為溫哥華華根自植國際網絡會長)

我愛運動的日子似乎已過去；年青時最愛玩籃球與乒乓球，現在有機會也看美國職業籃球賽。我絕少漫無目的地逛街，但感到體重增加了的時候，我會多點散步；偶然，我也會禮告步行，選擇著 MRC 呢！我一直愛吃，不大理會衣著，近年愛旅遊、愛看畫；但很多年都渴望找到更多對話深談的默契靈友。感謝神、禱告和遊戲的朋友也有。我愛讀書；除了靈修神學之外，尤愛看各種雜書、小說及散文。我不愛奈奈秋雨，新近卻買了本奈奈光中。我看巴金、郁達夫、陳映真、龍應台、張承志、遠藤周作、杜思妥也夫斯基……因此，我逛書店、我買書，買到一本高行健的畫冊便開心不已。我的書架上有新詩、有幾米、還有納爾容若(還有金鼎……)因此中間以為自己的靈性已被陶冶得不錯而自鳴得意一番。我愛運動的日子似乎已過去；年青時最愛玩籃球與乒乓球，現在有機會也看美國職業籃球賽。我絕少漫無目的地逛街，但感到體重增加了的時候，我會多點散步；偶然，我也會禮告步行，選擇著 MRC 呢！我一直愛吃，不大理會衣著，近年愛旅遊、愛看畫；但很多年都渴望找到更多對話深談的默契靈友。感謝神、禱告和遊戲的朋友也有。



過去多年我和教會及神學院的同學分享的多是禱告；如安靜、如默想、如默觀等。我想和你們也分享一下我到底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渡過的。不少人讀過畢畢生 (Eugene Peterson) 的書：他在牧者的牧養和在靈性 (Spirituality) 方面都有很獨到的見地。當他詮釋靈性時，他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有靈：靈性並非學術的玩意，也不是充滿神秘感或心理成長的課題。當然，靈性與神有關。但基本上靈性是健全的，是屬基督的人切實地生活在人間的種種表達。所以他將靈命追求的、方向概括為禱告與遊戲 (Prayer and Play)。前者提醒我們與主相連、聆聽默想、後者提醒我們人生確有實心樂事；我們可以在神面前享受生命。

「文明」的信徒

鍾義理

去年夏天，在萬錦市東北面的民居，曾經有大黑熊出現。看見這段新聞的時候，真是又驚又喜。驚的是野獸兇殘，危害人命；喜的是除了動物園以外，可以親眼見到活生生的大型動物。提起動物園，年幼時最愛到「荔園」遊玩，除了機動遊戲外，就是買香蕉給那大象吃，和等待那萬獸之王(獅子的)吼叫，雖然牠骨瘦如柴，但牠的吼聲，對小孩子來說卻也是驚心動魄的。

最近我看了一齣卡通片，內容講到在某個動物園裏的獅子、斑馬、長頸鹿、河馬等動物，牠們在動物園中食得好、住得好，按時候只要大叫幾聲，大跳幾步，就會贏得萬千掌聲和歡呼。但牠們有些卻不滿現狀，刻意要離開動物園；有的因機緣巧合，被送回(到)大自然的森林裏，這些本來屬於大自然的動物竟然不能適應本來屬於牠們的地方。這些動物給「文明」同化了、麻醉了，只能在動物園裏生活，是「文明」的野獸。

看罷這齣電影，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片中的動物真的好像熟口熟面，似曾相識。牠們好像是……陳弟兄和李姊妹，他們整日埋怨說教會沒有愛心、批評講壇餵養不夠，但他們對聖經卻好像無甚認識，卻常常嚷著要轉會；又好像張太太和黃先生，他們在教會已經十多二十年了，卻依然故我，對教會的事，一概不聞不問，一派清風兩袖的逸士，符碌渡日；又好像何長老和曾執事，每次開會都好像動物園裏的獅子大吼叫，震耳欲聾，不過係又叫，唔係又叫，目的只不過想表現自己，要叫人相信他們是屬靈人；又好像戴博士和周理人，他們絕對是有識之仕，在教會裏可以議論滔滔，但對社會倫理、基督徒應有的道德立場，卻啞若寒蟬，閉口不言。

我稱這些信徒為「文明」的信徒，他們不再記得何謂包容、何謂愛；也忘記了基督的命和週遭失落無助的人；更沒有信徒應有的見證和公義。把自己圍在教會建築物的四道牆之內，自以為是、自憐自愛、自私自利、自私自為；這跟動物園中的野獸有何分別，給「文明」人的「文明」同化了。基督徒也被「文明」教會的「文明」同化了，永遠只能活在四道牆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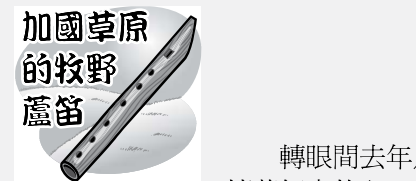
信徒們！我們是活在這個世界的啊！讓我們破籠而出，再戰江湖，見證基督，作鹽作光。(作者為資深傳道人，在多倫多牧會)



主耶穌形容小孩子有坦率單純的信心，他們喜愛學習新事物，倚靠他人供應不同的需要，也很自然地信任和倚賴別人，接受別人的教導。因為仍未被太多不良習慣或經歷影響，他們不用爭辯便相信神的存在，對屬靈的事情能作回應，並且明白福音的意義，對罪有內疚感。今日的社會快速改變，現在的小朋友被不同的壓力催速成長，好像沒有前數代的孩子那麼『聽話』，他們很有主見，有時甚至獨斷獨行，不大懂自律和禮貌，最喜歡說『it's not fair』，『I don't know』和『boring』。



在最後的一夜，我想好不容易再來看母親之間，留下來的決定，是祂讓我送母親最後的一程。那期間看到《新荒漢甘泉》，給我很大幫助，祂安慰我說：『自己甚麼都做不到，唯一能做的，是要好好的交託，因為主能成一切，是祂掌管萬有。』當媽媽從澳門趕到溫哥華，再看到母親時，她十分激動，她嘩啷大哭，說自己已不孝，我安慰她說：『我們可以放心，母親已到了天堂』。



轉眼間去年八月我已教會足四分之一世紀，常常懷著好奇的心，在不同的教會階段學習新的功課。神學畢業後，我在香港母會事奉了九年，過去十六年在加國草原兩所教會服事，撰寫這個專欄，心中就浮現出加國草原的牧野蘆笛，首篇以『定位』為題來描述初到牧場的迷路。

心態的轉移：我開始牧會是在香港作助理牧師，應邀來到沙城作主理牧師時，我已刻意放下助理的心態，因為當時只有自己一位教牧，需要主理大小事工，既從香港來，就更需要放下大香港文化，投入草原的華人處境，學習雙文化的教會路線。當九二年出任現時教會的主任牧職時，更在心態上肯定雙語教會的平衡軌跡。

召命的確立：我剛來到現在的教會，就有一種被會眾觀望的感覺，就是看我能留多久。可能因為前任牧者只留六年及三年，他們都因神的不同召命而投身宣教及神學教育的事奉。我就祈求神賜下我長期委身一個教會的召命，因我深信唯有如此，才會對教會又對牧者有積極的成長。特別草原教會的牧者流動性極高，單在愛城十三年來，我就送別差不多六十位牧者，你可知我們只有十六間教會而已！

處境的了解：草原城市與東西大城有所分別，九十年代是香港移民潮的高峰期，每次到訪大多市及大溫市，都感受到他們教會的各滿及植堂熱潮，但愛城每年都只有百分之五的華人新移民，本城居民又不斷向外流動，又怎能與大埠的教會增長模式媲美呢？牧者一定要對所居城市的處境有所了解，作出結構性的趨勢判斷，不能人云亦云的跟風造勢，應當在本土走出自己的路來。

定位

王乃基

土壤的分析：這也連帶到教會成長階段的分析，就如土壤一般，在不同的泥土可種出不同的生命，我剛來本會時正值十週年，可謂教會剛踏進成年期，適逢當時新任省長苛政，大量流失青壯人材，但教會仍有潛力從一個中型教會的土壤邁向成熟的全面成長路線，這需要長期的領導，堅持建立團隊來發揮教會成長潛力，才能進入健康的成長新階段。

平衡的堅持：身為牧者初到工場，除了以上的定位要素外，還有最後一個大前提，就是在牧職的紀律上作平衡的堅持。我認為牧師常要在三方面作出全情投入的平衡努力，就是在「道」、「人」與「事」。

『道』是指追求及教導神的道，這是傳道的首要託付，無道可傳還是傳道嗎？故理頭功深深地鑽研神的話，是我們無任何藉口可推辭的。忙絕對不是理由，因為首要忙的是，正在準備施教神的道上，這才避免『不務正業』。

『人』是指牧養及團隊的協調，牧者若對人無興趣，難持久牧會，因為教會就是人頭湧湧的地方，需求多亦要求大，人是我們餵養及團隊建立的對象，我們必須處人及知人任用。

『事』是指事工的領導，牧者若會講道，會受歡迎；若能牧人樹人，會被尊重；若更能帶動事工，則更得愛戴，因為人大多事多就要有效地建立榮神益人的事工，這才有利教會的成長。

三方面都是牧職的要素，各人有不同的恩賜，但不能避免任何一方面，唯有努力發展強項又不放棄在弱項上改進，才能達至教牧先進步，繼而使教會成長。

以上五個牧場定位的元素，是牧者在牧職內持久不斷的定位要素，下期將與你分享『入位』的重要原則。

(作者為亞省愛城福音堂主任牧師)



起來，不可再失責

提醒撰稿：新聞卻不斷傳獲暴力示威。滬經於丹麥報章特約一系列政治漫畫來諷刺回教信仰與行為。當地回教人向報章及政府抗議，而被擺在一旁。及至事件被帶到國際性回教會議中，火頭則被擡起。歐洲仕則真地想到言論自由，却遭捍衛(因先前曾言他事，甚至說：『我們對基督教也毫不留情地罵(卻沒有思想：難道這是對嗎？)。以他們來說，言論自由至上不能妥協，雙方就在對峙。留聲未來的，就想聽 Turing 氏的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書中談到世界現存的幾個文化，因思維相異而產生的矛盾，終於轉至世界性的鬥爭。

世界局勢在眼前的一回，是否必然如 Turing 所定，肯定不是三兩語可下定論的故不詳。但在當語言之勢，應該提出探討的，乃是：在這局勢中，信徒與教會當承擔甚麼角色？眼觀歐洲的也有北美的，所謂前衛精英，盲目地起來說是捍衛言論自由，甚至故意轉戰，以示不屈，公開宣言：你的惹怒，我不理會 (Your raboo, not mine)。問題是：除了(一)禁刊刊登(二)暴力對抗路之外，是否有第三路？

好比路途中，有甲出言侮辱乙，而乙詞鋒不利，未能以舌交戰。圍觀者此時若就「口」旁觀，事情必然惡化。乙在咄咄逼人下，只有動手。圍觀者此時又怎樣？能仍隔岸觀火？若是插手制止，是制止那一方？能否單指動手者的乙？再重新檢討，是否該及早在前動手之預備「口」，出言指責侮辱的甲？主持公道，散佈和平，是否信徒與教會的使命和角色？

看來，教會當起來，不是加入暴力示威，也不是呼籲禁刊刊登，乃是第三路：以言論指責侮辱性諷刺之不是，道明言論自由之真諦。

與此同時，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夫人離世。思潮不禁被刷到六十年代，民權運動高潮過去，檢討正開始。福音派教會的錯過與失策，帶來了懊悔。在民權運動時，除黑人教會外若沒有黑人教會，教員無地自容，大部份福音派教會，都是漫不經心，或是後知後覺，有些甚至以和平名義，出言指責。事後，看清楚，知道在伸張正義的責任承上，是錯過了，失責了。

(作者為士嘉堡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